



立春以前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立春以前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春以前/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412-7

I. 立...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73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立春以前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12-7/I·653
定 价	9.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立春以前》

止庵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编阅《立春以前》，只有三四篇未收回，即可编成矣。”三月十四日云：“上午寄《立春以前》稿给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该书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文三十三篇，除《关于送灶》（一九四四年一月）和《几篇题跋》中的《风雨后谈序》（一九四四年一月）、《秉烛后谈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和《谈新诗序》（一九四四年七月）外，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即《苦口甘口》之后。

《立春以前》里“正经文章”多数是关于文学的，自《汉文学的传统》重新涉及这一问题以来，大约谈得最深入了。尤其是《十堂笔谈》，与从前《谈龙集》范围大致相当，抑或更宽一些，既全面表述自己有关意见，也是如《我的杂学》那样的系统总结。《苦茶庵打油诗》虽是特殊样式，然为“忧生悯乱”而作，也是一种“正经文章”，而且从更

深的心理层次反映了“正经文章”的写作动机。集中“闲适文章”，较之《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比例要大得多，乃是继《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中的“杂文”，上承《秉烛后谈》、《药味集》所属那一系统，至于《雨的感想》、《立春以前》这样纯然感兴之作，简直是回溯到《雨天的书》、《泽泻集》的路数了。作为“续草木虫鱼”的《蚯蚓》和《萤火》，仍然是“赏鉴里混有批判”，而又增添一种象征意味，是周氏此类写作中新的因子。总之此前各期散文的面貌在《立春以前》里几乎都有所展现，而又赋予新的也是时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集中有篇《记杜逢辰君的事》，属于周氏散文中怀人一类。此种作品从一九二二年之《送爱罗先珂君》一文（先编进晨报本《自己的园地》，后收入《泽泻集》）起手，以后陆续写有不少，散见于各集子，又以中期所作成就最大。所涉及者或为亲人，或为朋友，与作者都有某种情感联系，而彼此的存在又隔着时空甚至生死的距离。以文体论或当列为抒情散文，然而周氏文章又与习见者截然不同。作者有他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即如从前所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段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看云集·金鱼》）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有或无，多或少，都是自然

而然的；感情的表达本身丝毫无以增强或制造感情，企图增强或制造的，反而破坏了原有感情；感情更重要的交流形式，在于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而且不限于阅读那一刻，还有回味效果。对周氏来说，情感表达方式也是文章的写作方式，中庸既是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他的美学。这原本是一回事，未必有所安排，或者说，只是“不怎么样”，不一定“要什么样”。用废名在《关于派别》中的话说，就是：“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而他的另一说法也有意思：“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周氏在文章中一再讲“可有可无”（《看云集·志摩纪念》），“说这些闲话”（《苦茶随笔·半农纪念》），也是此意。然而其真挚恳切，感人至深，远非夸张造作者可以比拟。所以周氏写的“隔”的文章，却是“隔而不隔”；寻常抒情之作是“不隔”文章，却是“不隔而隔”。古人云过犹不及，过是不及，不及却未必是不及也，这是含蓄的一点道理。

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九十六页。目录中每题之后均注明写作年月，“蚯蚓”下有“稿缺”字样，但正文中并不缺少，又，“十堂笔谈”各小题原未列出。



目 录

关于教子法	(1)
关于宽容	(8)
关于测字	(13)
关于送灶	(19)
雨感想	(25)
医师礼赞	(29)
男人与女人	(34)
女人的文章	(39)
女人的禁忌	(45)
蚯蚓	(51)
萤火	(57)
记杜逢辰君的事	(64)
明治文学之追忆	(69)
广阳杂记	(75)

杨大瓢日记	(81)
寄龔四志	(88)
笑贊	(94)
大乘的启蒙书	(101)
杂文的路	(107)
国语文的三类	(112)
文学史的教训	(117)
十堂笔谈	(124)
一 小引	(124)
二 汉字	(126)
三 国文	(129)
四 外国语	(131)
五 国史	(133)
六 博物	(136)
七 医学	(138)
八 佛经	(140)
九 风土志	(142)
十 梦	(145)
苦茶庵打油诗	(148)
文坛之外	(157)
立春以前	(167)
几篇题跋	(172)
一 风雨后谈序	(172)
二 秉烛后谈序	(173)

三	文载道文抄序	(175)
四	希腊神话引言	(177)
五	谈新诗序	(180)
六	茶之书序	(182)
七	和纸之美	(184)
八	沙滩小集序	(186)
	后记	(189)



关于教子法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有《陆放翁教子法》一篇云：

“放翁《寒夜》诗云，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新凉夜坐有作》云，砚屏突兀蓬婆雪，书几青荧莲勺灯，稚子可怜贪夜课，语渠循旧未须增。《冬夜读书示子遯》云，简断篇残字欲无，吾儿不负乃翁书。《喜小儿辈到行在》诗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浣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教子之主于宽也如此。就其集观之，其子才质宜于宽也。

“《与建子振孙登千峰榭》诗云，二稚慧堪怜，犹矜志学年，善和书尚在，他日要人传。《浮生》诗云，横陈枲饭侧，朗诵短檠前，不用嘲痴绝，儿曹尚可传。《感贫》诗云，翁将贫博健，儿以学忘忧。《夜坐示子聿》云，学术非时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问事有长头。《喜小儿病起》诗云，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示儿》诗云，读书习气扫来

尽，灯前简牍纷朱黄，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灯下晚餐示子遯》云，遯子挟册于于来，时与老翁相论难，但令歆向竟同归，门前籍湜何忧畔。《闲居》诗云，春寒催唤客尝酒，夜永卧听儿读书。《白发》诗云，自怜未废诗书业，父子蓬窗共一灯。《由南堰归》云，到家亦既夕，青灯耿窗扉，且复取书读，父子穷相依。《出游暮归戏作》云，莫道归来却岑寂，小儿同守短灯檠。《示子》诗云，老惫简编犹自力，夜深灯火渐当谋，大门旧业微如线，赖有吾儿共此忧。又云，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纵谈》诗云，高谈对邻父，朴学付痴儿。《忍穷》诗云，尚余书两屋，手校付吾儿。《即事》诗云，诗成赏音绝，自向小儿夸。家庭文章之乐，非迂刻者所能晓也。

“又有《示子聿》诗云，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镵共朝饥。《书叹》诗云，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苦读之况如此。又《短歌示诸稚》云，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知爱之能劳也。

“《南门散策》诗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河，吾亦爱吾儿。《幽居》诗云，雅意原知足，遯归喜遂初，久闲棋格长，多病钓徒疏，渍药三升酒，支头一束书，儿曹看翁懒，切勿厌蜗庐。《题斋壁》诗云，力穡输公上，藏书教子孙，追游屏裘马，宴集止鸡豚，寒士邀同学，单门与议昏，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村。此三诗意思深长，君子人言也。放翁

又有句云，儿孙生我笑，趋揖已儒酸。然则以陆名村定矣。”

案俞理初此文甚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陆放翁，对于小儿亦大有理解。所引放翁句中，我觉得有两处最为切要。其一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浣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二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诃，吾亦爱吾儿。此在古人盖已有之，最显著的是陶渊明，其《责子》诗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黄山谷跋说得最好，文曰：

“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愁叹见于诗耳。”昭明太子所撰《陶渊明传》中叙其为彭泽令时事云：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云，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隐逸传》中亦载此一节，虽未知真实性如何，当是可能的事。《与子俨等疏》中云：

“汝等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遣力之说或即由此生出，亦未可知，假如是的，则也会有那么的信，我只觉得说的太尽，又颇有点像《云仙散录》所载的话，所以未免稍有疑意耳。

左思《娇女诗》是描写儿童的好文章，见于《玉台新咏》，世多知者，共二十八韵，其最有意思的，如云，浓朱衍丹唇，

黄吻澜漫赤，娇语若连琐，忿速乃明懂。又云，执书爱绀素，诵习矜所获。末云，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清成书收入《多岁堂古诗存》卷四，后附评语云：

“写小儿女性情举动，无不入微，聪明处极可爱，懵懂处亦极可怜，此日日从掌中膝下，见惯写来，寻常笔头刻画不能到此。”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见《宾退录》卷六，佳语甚多，今略举其数联，如云，寻蛛穷屋瓦，采雀遍楼椽。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写小孩嬉戏情形颇妙，赵与时亦称之曰，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如昨日，唯末联云，明时方在德，戒尔减狂颠，未免落套，解说以为讥朱友谦，或者即由此而出。昔曾同友人谈及翻译，日本语中有几烦恼一语在中国难得恰好对译之辞，大抵疼爱小儿本是人情之常，如佛教所说正是痴之一种，称之曰烦恼甚有意思，但如扩充开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客观的加以图写歌咏，则此痴亦不负人，殆可称为伟大的烦恼矣。《庄子·天道篇》，尧告舜曰，吾不虞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此圣人之言，所谓嘉孺子者岂非即是几烦恼的表现，如今拿来作解释，当不嫌我田引水也。

俞理初立言悉以人情物理为依据，故如李越缙言既好为妇人出脱，又颇回护小儿，反对严厉的教育。《存稿》中有《师道正义》，《尊师正义》，《门客正义》各篇，都谈及这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篇《严父母义》。其文云：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学》云，为人父，止于慈。《礼

运》云，父慈子孝，谓之大义。父子笃，家之肥也。《左传》，晏子云，父慈子孝，礼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礼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厉吉。又云，有孚，威如，终吉。《象传》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彖传》云，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然则嗃嗃同忧勤，未失慈爱，有孚为悲，威如为子妇之严其父母，而反身为父母之所以严。严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养父母日严。又云，祭则致其严。皆谓子严其父母也。《表記》云，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此汉儒失言，于母则违严君父母及养父母日严之训，于父则违慈孝之谊，由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学记》云，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亦言弟子敬之。《书》记舜言敬敷五教在宽，《史记·殷本纪》及《诗·商颂》正义引《书》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中庸》记孔子言宽柔以教为君子之强，岂有违圣悖经以严酷为师者。知严师之义，则严父母之义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俞君此文素所佩服，如借用顾亭林的话，真可以说是有益于天下的文章。上边谈陆放翁的随笔以诗句为资料，作具体的叙述，这篇乃以经义的形式作理论的说明，父师之道得明，不至再为汉儒以来之曲说所蔽矣。关于师教不尚严苛，近人亦多言者，虽浅深不一，言各有当，亦足以借参考。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

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又云：

“子弟小时志大言大是好处，庸师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个庸人，把子弟弄坏了。”王筠《教童子法》云：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又云：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蹉跳咆哮不受羁缚，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又云：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史侃《江州笔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诵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汨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又卷下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

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

以上诸说均通达合理，即在今日犹不可多得，可以附传。此文补缀而成，近于文抄，唯在我自己颇为喜欢，久想着笔，至今始能成就，世有达人当心知其意焉。民国甲申，十月十日记于北京。





关于宽容

十七世纪的一个法国贵族写了五百多条格言，其中有一则云，宽仁在世间当作一种美德，大抵盖出于我慢，或是懒，或是怕，也或由于此三者。这话说的颇深刻，有点近于诛心之论，其实倒是事实亦未可知。有些故事记古人度量之大，多很有意思，今抄录两则于后：

“南齐沈麟士尝出行，路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其人得屐，送而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复笑而受。”

“宋富郑公弼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名姓，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骂者闻之大惭。”

这两件事都很有趣，所以特别抄了出来，作为例子。他们对于这种横逆之来轻妙的应付过去，但是心里真是一点都没有觉得不愉快的么，这未必然，大概只是不屑计较而已。不